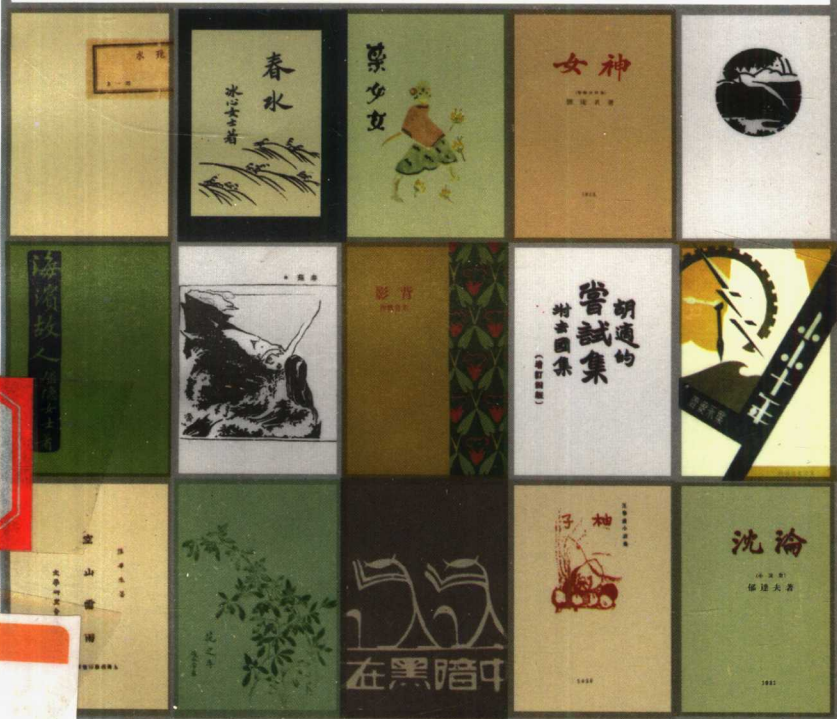




新文学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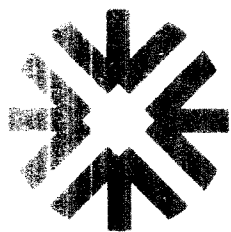
南行记

艾芜 著



3.7
1





碑林

南行记

艾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行记/艾芜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970-1

I. 南… II. 艾…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655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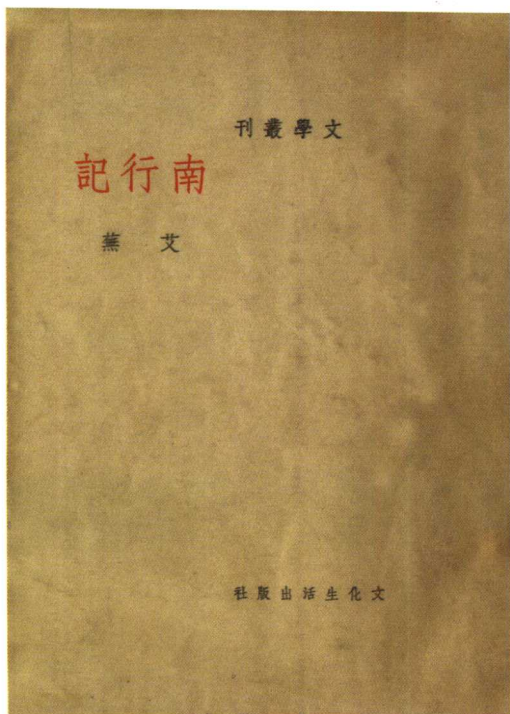
字数 73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375 插页 3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6.00 元



原版封面

出版说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序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野人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没熟人，又没有钱，而且病了，住在 Maung Khine Street(当地华侨叫做五十呎路)的腾越栈内，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想驱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钱。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一包破书和旧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地感激，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许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扶我走进店门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门口，马起脸说：

“这里住不下了！”

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

这样，我就算被骗逐了。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罢。

这情形，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惭愧竟忘记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好半天才想出了半个；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生长却是安徽的原故。而且，这半个同乡，说起来，还是一位久矣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这样病了我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连我向他致谢的话还没听清楚，就跟车夫一块儿溜开了。

怎么办呢？最后，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因为那时候，仅是本能地渴望着这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而又是没风的地方。

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当然的，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让我住了下去。

这位令我终身铭感的，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万慧法师（谢无量的三弟，）一让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时，就替他买菜，煮饭，扫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庙宇，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当然的，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

大约是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

地的华人报纸，写点东西去卖，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写得并不过分坏的话，当能大量容纳一些。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投到《仰光日报》去。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给了二十个卢比来。于是，从此开始，我在零售劳力之外，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

但那时，我对文艺的观念不好：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

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 Sule Pagoda Road（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的 Globe 戏院内，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记起来，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都未达到成功。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便远远地尾着追来。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国大乱动的年头，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刚要会在一块儿，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突然在人间失踪，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然而，事情又凑巧得很，两人居住的囚室，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彼此可以听着声音，而且，两人的手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伸了出来，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但是，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便是现已攢在一块了，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关于犯罪的事实，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她在一位满清大员的府上卖艺，正值当地民军起事，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人几乎吓昏了。那时，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民军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民军的领袖便趁此机会，把杀死满清大员的罪名，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

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

看守逃出监狱，便飞奔到电报局去：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于是，太平洋上的大美国军舰马上乘风破浪地，向中国驰来，且放出飞机，挟着炸弹，飞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绑的舞女跪在断头台上，让万众参观，给两位屠牛大汉挥刀要砍的时候，大美国的飞机到了，轰然一声，炸弹从空投下。这一来，全戏院的观众，欧洲人，缅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国人，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也一致辟辟拍拍大拍起手来。而大美帝国主义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蛮 Telling The World(这影片的剧名)的勋业，也于此大告成功了。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国民族的人们，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英雄举动，一定是要加以赞美的了。

虽然，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艺身上，似乎还没有这么打算过。

随后，放逐回国来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时，他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我自己呢，当然感动得不得不努力了。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也要像大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

Telling The World 的。

这本处女作,就艺术上讲,也许是说不上。但我的决心和努力,总算在开始萌芽了,然而,这嫩弱的芽子,倘使没有朋友从旁灌溉,也绝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那一个角落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1
人生哲学的一课	1
山峡中	19
松岭上	36
在茅草地	49
洋官与鸡	59
我诅咒你那么一笑	68
我们的友人	84
我的爱人	93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踟躕。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像。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师，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间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么师呼喝一声“喽”！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么师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师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感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薰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到晚上好不惨然，老板娘行个方便，胜过那拜佛朝山。”

这一类的客人放肆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足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

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拚命哽下。等老板捏着赶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的道：“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的答案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

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足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

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满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地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馋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满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易，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两三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有生气地，又像做贼一般，遶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

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但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下去的事情，连贼也要作的，只要是，逼得非饿

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没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做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吓，再添一点钱，就得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

“不管你甚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像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